



香港不同社區居民的 新界想像

著 —— 梁啟智

是次研究蒙下列項目支持：
Hong Kong People's Cultural Values and Belief:
a Mixed-Method Longitudinal Study, South
China Programme,
HKIAPS, CUHK. Project No.: SS10365。

香港不同社區居民的新界想像

梁啟智 著

發行：HKSC XjcMotion@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主編：張少強、馬傑偉、吳俊雄、呂大樂

編輯：張嘉輝

《香港社會文化研究系列》專門提供以中文寫作的新近香港研究。運作宗旨堅持學術研究不應疏離研究對象，本土文化探討要跟生活世界緊密對話，務求以中文書寫香港研究，讓文獻得以延續，藉此激發香港有更敏銳的本土自覺及更豐富的想像力，並因應香港自身的特性創造新穎的知識及適時的學術研究。

香港當代歷史縱橫交錯，多重內外力量糾纏，中國崛起，劍拔弩張，跨國資本主義統攝全球，追求發展主義的都市想像，不時由新媒體打開公共資訊空間；英治時期的殖民遺業，仍在背後影響局面；源自冷戰結構的中港對立，仍在重塑中華歷史文化認同；一直都在內部拉扯的張力，有民眾的不同價值實踐及生活取向、民間社會對政治支配的集體抗衡，以及各式各樣的新舊社會運動。研究香港，既要重新檢視特有的社會文化軌跡，也要敏銳回應當下這個波譎雲詭的後九七局勢，特別是當中「本土」，「殖民」，「國族」及「全球化」等因素如何在這個華人城市相互接疊，拉扯及撞擊。可惜，在香港的學術制度之下，「用英文寫作」，「國際期刊出版」，「有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SSCI)」，已屬凌駕其他學術追求的成規。香港研究往往喪失了學院體制的正式認同。這就急需在學院體制內外重新開拓香港研究應有的空間，為香港本土出版自身所需要的中文學術文獻。

由2002年起，一眾香港學者本著熱誠及興趣，攜手合作，透過籌辦兩年一屆的《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迎難而行，定期發表專門研究香港的學術著作，並把著作輯錄成書。整體來說，我們結集的論文主要有以下的特點：

- 1) 發掘研究香港的新主題及新議案；
- 2) 引入或提出新的理論、概念、以及研究方法來探討香港；
- 3) 提供跨學科的研究視野及多角度分析；
- 4) 強調人文，學術知識與大眾生活的連繫；
- 5) 拆解香港社會的不同迷思；
- 6) 剖析港人的混雜身份認同；
- 7) 檢視廣泛的社會文化課題，從閒常層面到包含重大背景的本土現象；
- 8) 介入當下的香港現況，對回歸中國的香港進行切要的記述；
- 9) 重繪香港的殖民經驗及冷戰故事；
- 10) 述評現有學術論述的得失，追求香港研究的自身反省。

為求出版更快、更廣、有更即時的流通，我們在2012年，《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迎來第一個十年的時刻，決定增設這個網站刊載大會所得並經嚴謹編審的完整論文，透過電子管道與其他學者及大眾交流，期望能夠帶來更多的香港社會文化反思，可得更廣泛的回響及支持。

jcMotion，一個由中大新傳學院師生、校友共同打造的電子出版平台。我們利用新媒介，向社會大眾傳播緊貼時代的資訊與思潮。鼓勵多元創意，同時重視學術的嚴謹性。透過電子化的學術論文、創意讀物及講座內容，jcMotion致力拓展傳播領域，連結學術與社會，探索溝通的可能性。

如有查詢，請電郵至 jcmotion@cuhk.edu.hk

jcMotion出版工作論文和專題著作，作者保留權利，將此作品通過其他渠道，如學術期刊、書籍等，以印刷或電子格式出版。

Copyright © 2013 (梁啟智). All rights reserved.

文獻引用：

梁啟智 (2013)。 *香港不同社區居民的新界想像* [電子版]。張少強、馬傑偉、吳俊雄、呂大樂、張嘉輝 (主編)。香港：jcMotion。取自<http://jcmotion.com.cuhk.edu.hk>

目錄

香港不同社區居民的新界想像

梁啟智

近年，新界城市發展激發愈來愈多地緣爭議，好像新界東北發展計畫、東鐵綫水貨客、村屋僭建等。從公共政策到學術討論都見重新關注新界與香港整體都市發展的複雜關係。那麼，何謂新界？香港人對新界有什麼現成印象？香港人以什麼空間意識來思辯新界及其地緣爭議？本文嘗試引入並突顯大眾意識有何新界想像，且看生活常識 (common sense) 如何陳述新界，從而增進香港的自我知識。

新界的想像和現實

是項研究緣起2008年，筆者參與反高鐵事件的切身經歷。當時民間有一個新高鐵專家組提出把高鐵總站從西九龍改為元朗錦上路。此項提議很快已被政府否定，並聲言不能接受高鐵總站並非設於市中心。其實在專家組提出此方案之前，內部已有意見提出要先設法打破社會普遍認為錦上路屬於偏遠地區的地緣觀念，好讓建議中的錦上路高鐵總站跟市民想像中的「市中心」拉近。專家組甚而有意先從名字著手，考慮把建議的錦上路高鐵總站稱為「香港北站」，可是就連組內也有成員擔心「香港北站」這個名字都是無法擺脫偏遠之感，結果否決了此項建議。在反高鐵事件期間，筆者身為專家組成員之一經

常都要向公眾講解，把高鐵總站選址錦上路較諸西九龍有什麼優勝之處。即使筆者再三列出關鍵的時間數據，說明從九龍各處出發，經錦上路前往中國大陸，並不見得比經西九龍為慢，許多市民總是感到半信半疑，不相信錦上路和市區的距離實不遙遠。這點促使筆者懷疑香港人是否一聽到「錦上路」這個地名，認知上及情感上已有特定的成見，因而無法接受專家組的高鐵方案？伸而言之，這會否意味香港人對新界存在一些先入為主的地緣想像，並由於這種地緣想像限制了香港自身探討公共決策的發展可能？

引入地緣想像來探討政治議題在學術上已屬相當普遍的研究進路(Gregory, 1995)。就以東方主義及由此學說激發出來的大量研究為例，它們的研究進路就是透過探討殖民者如何建構殖民地的化外形象，從而定出及強化殖民地的控制方式。例如：薩依德提出，在美國人的描繪之中，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總被視為石油的供應者或潛在的恐怖份子。這類粗疏的整體描述對伊斯蘭世界的本質化往往使得伊斯蘭世界更易受到軍事侵略(Said, 1980)。相類的地緣權力關係其實並不僅屬高層政治(high politics)的部分，在個別城市之內也是可見。例如：當主流論述認為某個地方龍蛇混雜，三教九流，經濟和社會地位較高的住宅和商戶往往會拒絕遷往，因而當區所獲得的外來投資大有可能會是較低，其負面的地緣想像隨之更為牢不可破。在香港，新界不單是一個地名。新界同時是一個特別的政治類別。從殖民年代開始已有不少法例專為新界而設，比如：《新界條例》、《鄉議局條例》、《建築物條例(新界適用)條例》，以及訂立時觸發許多爭議的《新界土地(豁免)條例》，都是針對新界地區的特有法例條文。劉潤和(1999)曾以「一港兩制」之說，來描述香港內部的新界政策。這些不同之處也在當前的香港城市發展爭議之中再度浮面。例如：高

鐵事件涉及的菜園村拆遷問題，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引來的社會爭議，都直接涉及新界原居民和非原居民之間的政治分野。

對於新界，早期的中外學者曾視當地村落為研究傳統華人社會的重要考察地點，深信這些偏僻的氏族村落較少受到外來衝擊，既沒有遭受1949年後內地社會主義革命的破壞，反而可在英國的間接管治之下得到完整保存而成為傳統華人社會的最後一塊淨土。然而，近年不少學者指出此一說法無視英國殖民管治如何以華人傳統之名確立其對新界統治，以至當地的「華人傳統」根本已是順應了官方管治需要的捏造文化(Chun, 2000)。為了有效剔除一些浪漫有餘但卻未必找到要領的新界描述，張少強甚而指出當地的「華人傳統」應要視為英國佔領香港之時特有的當代殖民性。這些當代殖民性在1997年主權移交後仍被中共政權所採用，作為支配後殖民新界的統治工具。整個新界亦早已在發展主義凝視之下被納入都市發展之中，長期面臨根本的環境及生活變遷，再不是甚麼時空他者(張少強, 2012; Cheung, 2012)。孔誥烽(1988)研究都市大眾的大澳想像之時也有相似發現，指出他們對棚屋住戶不肯上樓的批評是他們把「漁村變成都會的神話」視為理所當然的一種伸延，因而認定棚屋住戶總應要被現代都市取代的落後社區。可是，其時的左派又見對號入座，只是曉得把大澳視為都會的對立，一個靜止的世外桃園，理應受到加倍呵護，全不知這只是現代主義的鏡像倒影，亦完全沒有考量當地和外界千百年來的壓迫與抗爭。直到筆者研究近年大浪西灣的發展爭議，這種時空迷思未見有變，此類見解及謬誤竟然可以照樣出現。故此，在保育新界鄉郊景觀的追求上，現時仍要慎防將之本質化和去歷史化(梁啟智, 2010)。

隨著中港矛盾持續加深，陳雲(2012)論及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的時候，提過當地應為「香港邊防戰略緩衝區」的說法，認為有日內地出現重大政治動蕩，那些「援助香港的軍隊」就可以「在田園綠帶開火作戰或驅逐難民」。陳氏的戰略聯想會否確有其事的一天，筆者無意探討，但這種聯想或多或少反映香港內部有一種常識，或會認為新界乃香港的「田園綠帶」，它的存在意義在於「緩衝」市區。就日常層面來說，街市菜販會在瓜果蔬菜之上標明「新界」二字，也明顯在消費者心中保留了新界屬於「田園綠帶」的地緣想像，兼而這個鄉郊地區是香港的外圍腹地。故此，這是確有必要研究社會對新界有何成見，由這些成見構成的新界想像對香港的整體都市發展及公共政策又有何重大影響。事實上，隨著愈來愈多發生在新界的城市發展爭議湧現，「新界」已成研究今日香港的一大「關鍵詞」，本地學術界也開始有所回應。如：期刊《香港本土論述》在2011年出版了一期題為「想像新界」的專集(馬家輝、梁文道、王慧麟，2012)，出版界也有專門針對新界議題的著作興起，如同年由上書局發行的《土豪劣紳》(金圓緣，2011)。本文旨在延伸這場辯論，透過以下研究先找出大眾常識中的新界想像是如何，然後檢視現成的新界想像怎樣影響香港當下及未來的發展局勢。